

第一章 导论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2001年5月18日，日本通产省公布了名为《面对21世纪对外经贸政策挑战》的贸易白皮书，日本的这份官方文件首次承认日本充当亚洲经济发展的领头羊的“雁行结构”已经崩溃，取而代之的是急速成长的中国经济。紧接着，5月19日《日本经济新闻》发表社论提醒日本各界，日本的国际竞争力不断下降已成为事实，而中国已崛起成为一个新的“世界工厂”，这是国际上首次将中国称为“世界工厂”的文字资料，随后《日本经济新闻》连续发表文章，认为在制造业方面中国已成为“世界工厂”。针对日本政府和媒体抛出的中国“世界工厂”论调，国际社会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其中新加坡的《海峡时报》、美国的《新闻周刊》、《华尔街日报》、《商业周刊》、韩国《经济先驱报》等媒体纷纷发表署名文章，对中国“世界工厂”论发表观点。在这些文章中均以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工厂”为前提，分析中国“世界工厂”对亚洲及世界经济的影响，并得出不同的结论。

综合世界各媒体和研究机构对中国“世界工厂”问题的观点，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中国“世界工厂”威胁论；另一类是中国“世界工厂”有利论。

中国“世界工厂”威胁论观点有多种形式，但在内容上主要可归纳为：一是以日本经济产业省贸易协力局资金协力课课长黑田笃郎为代表的观点，他在其《中国制造业》一书中指出中国取代日本在亚洲的龙头地位，打破了亚洲制造业日本——亚洲“四小龙”——东盟国家——中国的秩序，由于资源禀赋上的同质和产业结构上的同构，中国是亚洲其他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东盟的最大竞争对手，已威胁亚洲特别是东盟各国的发展。这种观点将中国与亚洲各国置于对立的地位，片面地夸大了中国与东盟各国经济上的竞争性，而否定了两者间的经济互补性，认为中国的强大不是亚洲和世界发展的机遇，而是对亚洲和世界的威胁，对中国经济发展明显地充满敌意。二是以美籍日裔的洛杉矶加州大学教授大前研一为代表，他在一篇题为《亚洲的下一个危机：中国制造》文章中明确提出中国经济迅速崛起和中国加入 WTO 后具有较低的贸易壁垒和广阔的国内市场的优势，将形成亚洲区域内巨大的经济黑洞，吞噬包括亚洲新兴工业国家和东南亚在内的同质经济体，会将世界对亚洲的直接投资吸往中国，将引起第二次亚洲经济危机，对东南亚国家和周边国家造成伤害。大前研一也将中国经济和亚洲国家经济发展置于对立的地位，与黑田笃郎观点有异曲同工之处。同时他又主观地认为中国经济发展是导致亚洲其他国家经济危机的原因，其理由是中国国内的市场优势、生产要素优势和发展环境优势将会使流向亚洲国家的 FDI 大部分流入中国，引发其他亚洲国家外商直接投资的减少，从而引起经济危机。其实大前研一的观点忽视了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基础动因和目的的研究，FDI 的目的是在全球范围内寻求和整合具有优势的要素资源，以为资本的增值服务，FDI 流入中国是中国生产要素和制造业发展环境具有优势的体现，而 FDI 从其他亚洲国家的流出说明其他国家制造业比较优势的下降，所以将中国经济与亚洲其

他国家经济发展置于对立地位的目的在于挑拨中国与亚洲其他国家的关系，为了使中国在与其他国家竞争中永远纳入日本产业分工体系之中，继续保持日本的亚洲产业分工“雁首”的地位。三是以美国学者、原美国商务部副部长加腾为代表，认为中国一旦成为“世界工厂”，世界经济将严重地依赖于中国，可能会因为战争、恐怖主义、社会问题或自然灾害等而引发供给链的断裂从而使世界陷入危险。上述观点对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充满着恐惧、敌视、不安和怀疑，日本学者及官员的观点着实让人感到好笑，为什么日本成为“世界工厂”这么多年，没有一个国家认为其是对亚洲和世界的威胁，而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就会是对亚洲各国的威胁呢？美国学者对中国成为“世界工厂”抱有怀疑和不放心的态度，认为中国迟早会发生战争、恐怖或自然社会问题，从而失去对世界的供应能力。中国“世界工厂”威胁论的观点除了解释为冷战思维的后遗症外，用经济学观点实在是无法解释，因为这些观点忽视了“世界工厂”时代内涵和其形成变迁与国际经济分工间的关系，以及信息化时代“世界工厂”的地位和作用的变化。

(1) 从世界经济发展史来看，“世界工厂”以往有过，现在也依然存在，就是在未来，随着发达工业国家进入后工业化和信息化时代，发展中国家开始工业化进程和国际产业分工的不断细化、制造业对比较优势生产要素和规模经济的依赖越来越强，产业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转移和聚集成为制造业资本利润最大化的基本要求，一个国家或地区只要具有制造业发展的资源条件和环境，新一代“世界工厂”在某一国家或地区的形成是非常正常的现象。“世界工厂”是工业化的产物，是世界各国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结果，当发达国家进入后工业化和信息化时代，其比较优势已从制造业转向其他产业，所以“世界工厂”的转移并不标志发

达国家制造业能力和水平的下降，也并不表示发展中国家制造业水平已领先于世界。无论是 18 世纪的英国“世界工厂”，还是 19 世纪初德国、美国的“世界工厂”和现在的日本“世界工厂”对世界经济的发展都曾产生巨大的促进作用，都没有对世界经济带来灾难性后果，为什么在全球化进程中，伴随国际产业分工细化、国际产业资本向中国的转移和中国自身比较优势凸现所可能形成的中国“世界工厂”就会给世界带来灾难呢？

(2) 事实已表明，跨国公司在中国制造的汽车、家电、电子产品等奢侈商品可以低价格广泛进入发展中国家普通百姓家庭，不正说明中国制造业的低成本优势增加了世界福利吗？

(3) 日本的中国“世界工厂”威胁论更是具有难以告人的目的。日本经济的长期低迷和徘徊不前是其自身经济结构和体制等多种原因造成的，其所谓的“产业空心化”是其生产要素比较优势发生转变和国际经济分工的结果，而威胁论者将其归罪于世界制造业资本向中国转移和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是其希望中国在制造业上永远落后于日本，处于日本“雁行结构”的末端，成为日本经济附属的潜意识的外在表露。

同样，在国际社会也有与中国“世界工厂”威胁论相反的观点，认为在当前世界经济普遍不景气的情况下，中国经济一枝独秀和中国制造业能力的大力提升是国际经济分工的必然，也为世界其他国家的发展提供了良好机遇，对世界经济有较大的贡献，并号召国外资本、技术加强与中国的合作，分享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成果。如美国《商业周刊》杂志 2002 年 2 月号发表署名文章称“中国是适宜制造商的地方，中国正成为制造业大国，为了击败竞争对手，世界上对市场保持敏感的制造商正在把它们工厂迁往中国，它们被中国持续经济增长、丰富而训练有素的工人以及精致制造流程所吸引”。日本产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津上俊

哉认为：“日本制造业工厂向中国转移可以认为是在东北亚地区事实进行中的地区经济一体化的表现，日本不应紧盯住产业空洞化的不利方面，重要的是要看到亚洲经济联系的日趋紧密所带来的有利方面。”^①

国际媒体和研究机构对中国“世界工厂”的讨论和研究引起了国内外大批学者的关注，并引发了对中国目前是否已成为“世界工厂”及中国距离“世界工厂”的主要差距和如何才能成为“世界工厂”的广泛研究，中国“世界工厂”问题成为近年来的研究热点。就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主流的和基本观点是：目前中国还不能称为“世界工厂”，但具备了发展成为“世界工厂”的条件和优势。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目前国际上对“世界工厂”的专门研究并不多见，在对英国、德国、美国、日本等国家和世界经济史的研究中都会提到世界经济史上已形成的前三代“世界工厂”及其转移问题，只是史料性描述和个别原因的简单分析，但对“世界工厂”的形成机理和转移动因的理论研究基本没有。自从2001年5月日本政府的贸易政策白皮书和《日本经济新闻》社论发表后，国内外对“世界工厂”特别是中国“世界工厂”问题研究突然增多，但在国际上多数研究是以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工厂”为前提条件，并以此前提条件为平台分析中国“世界工厂”对世界和亚洲经济的影

郭万达等：《中国制造——“世界工厂”正转向中国》，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页。

响，由于其前提条件存在严重的不确定性，所以得出的结论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倾向。而国内学术界对中国“世界工厂”的研究刚开始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反驳国际上流行的中国“世界工厂”威胁论和中国经济“崩溃论”两种观点，所以大多研究要兼顾问题的两个方面，即首先是否认中国已成为“世界工厂”，并认为中国在相当一段时期内也不会成为“世界工厂”，但同时又指出中国制造业能力和水平是不断提升的，具有成为“世界工厂”的条件和优势，中国经济并不会崩溃。在论证方法上主要是采用近年来的经济数据进行描述性分析为主，结论具有一定的主观性。但通过对这些结论的综合归纳可以发现，其最终结果是模糊的甚至是自相矛盾的。随后的研究从分析“世界工厂”的内涵和标准入手，评判中国距离“世界工厂”的差距及中国的优势，研究态度渐入理性和客观、研究方法也渐趋科学、研究形式也多种多样，所以研究结果学术价值和实际意义也不断增强。从目前来看，国内外就这一问题的研究成果可归纳为两个方面：

一是认为中国目前仍不是任何意义上的“世界工厂”，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尚有许多工作要做。如冯昭奎通过对中国与日本“世界工厂”形成的比较，认为目前中国距“世界工厂”仍有一定的差距，但也存在向“世界工厂”进发的优势，并指出中国的“世界工厂”化与日本的“产业空洞化”反映了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两个不同侧面。^①成其谦通过对世界经济史上三次“世界工厂”形成及转移的分析，归纳了“世界工厂”的基本标准和内涵，同样认为中国目前仍不是“世界工厂”，但具有成为“世界工厂”的优势和条件，并得出了“世界制造中心”不一定是“世

冯昭奎：“‘世界工厂’变迁”，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年第7期。

界科技中心”这一重要论点。^① 吕克勤在对“中国制造”和中国“世界工厂”两个基本概念进行分析基础上，认为“中国制造”只具有符号意义，“中国制造”并不等于“世界工厂”，他还认为在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条件下，能否成为“世界工厂”是国际分工的自然结果，而不是一国战略选择的结果。其结论暗含着在当今国际经济分工新条件下，“世界工厂”形成和转移更多地决定于客观因素，而不是政府战略和政策的结果。^② 吕政根据英国、日本工业发展的历史，对“世界工厂”的内涵进行初步界定，并得出结论：“目前，中国只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如纺织、服装）和劳动、技术密集型产业（如家电、IT产品配件）方面成为‘世界工厂’，而在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型的制造业方面还不具备‘世界工厂’的规模水平”。^③ 由于其对“世界工厂”内涵的界定是以特定历史时期的“世界工厂”特征为基础的，所以是静态的，不能反映当代特点，与当今国际经济分工和产业资本转移新形势有些不符。胡立君等从实证角度研究认为中国不是任何意义上的“世界工厂”，并提出中国打造“世界工厂”的基本路径。^④ 这一研究开创了通过实证方法研究中国“世界工厂”问题新途径，但由于其对“世界工厂”归纳的五个基本假设前提并没有得到证实，有些前提假设与事实明显不符，其实证分析的前提条件是否成立就存在问题，所以其结论在可信性上也就存在很大问题。日本学者关志雄则从中日产品贸易的实证分析入手，以电子信息产品在美国市场竞争为例，认为中日产

① 成其谦：“世界制造中心辨析”，载《中国工业经济》2002年第4期。

② 吕克勤：“‘中国制造’与世界工厂”，载《上海经济研究》2003年第5期。

③ 吕政：“中国能成为‘世界工厂’吗”，载《中国经贸导刊》2002年第15期。

④ 胡立君等：“中国打造世界制造中心和路径依赖探讨”，载《中国工业经济》2003年第1期。

品生产分工具具有较强的互补性，中国制造业虽然有较大发展，但加工制造业占有重要的比重，所以目前仍没有超出“雁行经济发展”模式，^① 这一研究成果最起码隐含着中国在电子信息产业上目前仍不是“世界工厂”这一结论。金兴健以静态的产量和技术指标为标准，建立了“世界工厂”的评判体系，并认为按产量标准我国成为“世界工厂”将成为一种必然，但仍无法改变以劳动力换取资本和技术的局面。^② 刘福垣认为“世界工厂”、“世界制造中心”和现代制造业基地是世界制造业发展层次不同的空间布局，其结构和功能都没有可比性，“世界制造中心”呈多极化趋势，并且分析了不同地区制造业参与国际产业分工的不同路径。^③

另一类研究认为：中国目前已成为或基本成为“世界工厂”。郭万达等通过对工业化时代、信息时代“世界工厂”内涵和特征的分析，认为按现代“世界工厂”意义，中国已完全具备条件，并从产业层面、区域层面和“世界工厂”与其他产业（金融业、服务业、博览会展业等）关系进行论证。^④ 刘昌黎研究认为在当代中国“世界工厂”与中国成为跨国公司“世界性生产基地”是同意语，并以此结论为平台，阐述了中国“世界工厂”的意义和下一步措施。^⑤ 这一研究是在降低“世界工厂”内涵标准基础上

关志雄：“从美国市场看‘中国制造’实力”，载《国际经济评论》2002年第7~8期。

金兴健：“中国能够成为全球制造中心吗？”，载《国际商务研究》2002年第3期。

③ 刘福垣：“我国在世界制造业中的地位”，载《宏观经济研究》2003年第2期。

郭万达等：《中国制造——“世界工厂”正转向中国》，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45页。

刘昌黎：“论中国‘世界工厂’及其对策”，载《中国工业经济》2002年第10期。

进行的，并没有说明中国“世界工厂”的实质。于蕾等根据在国际分工中地位将“世界工厂”分为三种类型，并从国际分工角度研究中国“世界工厂”的类型和对策。^①傅晓霞等研究认为英国成为“世界工厂”的主要优势是先进的技术，美国成为“世界工厂”的主要优势是先进的管理，而在当代国际经济分工新条件下中国具有成为“世界工厂”的劳动力资源优势。这一研究指出了中国“世界工厂”与前三代“世界工厂”的不同，具有动态性。^②唐杰等从工业化时代全球“世界制造业中心”的特征和变迁研究开始，总结出了促进“制造业中心”形成和变迁的基本要素和条件，并分析了信息化时代新一代“世界工厂”的新特点，认为中国已具备了成为新一代“世界工厂”的优势条件，但同时又指出与前三代相比，中国“世界工厂”在世界经济中的作用和地位下降。^③这一研究成果是目前国内关于中国“世界工厂”研究成果中较为客观和综合的。

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对中国“世界工厂”问题研究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是仍有许多工作要做。首先是要对“世界工厂”进行基础性的研究，如“世界工厂”的时代内涵和标准是什么？“世界工厂”形成机理及转移动因是什么？次之是对“世界工厂”的形成和转移的背景和环境研究。如“世界工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产业资本转移关系如何？“世界工厂”在世界经济中地位和作用变化等。再之是“世界工厂”与“世界科技中心”、“世界贸易中心”间的关系、中国新一代“世界工厂”与世界经济史上前

于蕾等：“‘世界工厂’与经济全球化下中国国际分工地位”，载《世界经济研究》2003年第4期。

傅晓霞等：“中国：第三个‘世界工厂’”，载《山东经济》2002年第4期。

唐杰：“中国作为‘全球制造业中心’的性质及经济发展特征”，载《南开经济研究》2002年第6期。

几代“世界工厂”的不同和相同点、FDI对中国新一代“世界工厂”形成的贡献等。

第三节 本书的主要内容和结构安排

一、研究目标

中国“世界工厂”问题并不仅仅是中国经济问题，其实是世界经济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所以必须将中国“世界工厂”问题的研究置于国际经济的发展历史、国际经济分工内容与方式的变化、国际产业资本的转移等环境之中，孤立地就中国“世界工厂”问题进行研究，其结果与事实往往会产生较大的偏差。

本书是在当前国内外对中国“世界工厂”研究基础上，首先通过对世界经济史上前三次“世界工厂”形成及变迁的回顾，分析研究各个不同时代“世界工厂”形成和转移的特点、国际国内、宏观微观经济环境。然后归纳总结“世界工厂”的形成机理和发展趋势，并以此为主线分析国际产业资本转移的一般规律和对中国新一代世界制造中心形成的关系。最后通过实证研究，分析了国际产业资本对中国“世界制造中心”诸要素的贡献，最后研究了中国“世界制造中心”的发展战略和政策取向。

本书将中国“世界制造中心”研究放置于国际经济分工方式变化和国际产业资本转移这一大的国际经济环境之中，通过逻辑分析、理论推理、实证研究证明了中国“世界制造中心”是国际经济分工方式的变化、国际产业资本的转移和中国开放经济条件下正在进行工业化的共同结果。

二、研究路径和章节结构

全书共分为七章，第一章主要阐述中国“世界工厂”问题的研究背景和意义、回顾综述国内外对这一问题研究的主要成果，确定本书的研究目标和研究方法，并对一些基本的概念进行界定。第二章回顾了世界经济史上前三代“世界工厂”形成及转移的过程，分别分析了其形成的具体原因，最后总结出促进“世界工厂”形成和变迁的共同要素。第三章是在第二章基础上归纳总结出“世界工厂”的形成及转移的机理，分别分析促进“世界工厂”形成和转移的国内外、宏观微观条件，并指出“世界工厂”的不同时代内涵和新一代“世界工厂”的特征、作用和地位的变化。第四章研究了国际产业资本转移的一般规律和中国新一代世界制造中心的经济特征。第五章通过实证方法重点研究了国际产业资本对中国“世界工厂”形成的贡献，研究结果认为国际产业资本对中国产业资本的形成、工业制成品制造能力和出口量的增加、产品出口竞争力的提高、出口产品结构的升级都具有重要贡献。第六章以长江三角洲为例，实证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对“长三角”地区建设世界制造业基础的贡献，进一步说明 FDI 对中国世界制造业中心形成的作用。第七章首先确定了中国世界制造中心发展战略内涵，对产业的资源类型、FDI 的性质、区域资源禀赋、经济发展战略进行了分类，对不同的产业、FDI、区域和战略匹配赋予不同的数值，形成不同的匹配矩阵，在此基础上选择出适合中国“世界工厂”可持续发展的区域发展战略、产业发展战略、外贸发展战略和利用外资战略。

三、研究方法

本书主要采用历史研究和逻辑研究、分析研究和归纳研究、

实证研究和规范研究相结合的方法，首先通过对“世界工厂”形成及转移历史的回顾，归纳总结出“世界工厂”的时代标准和形成与转移的一般规律，并以此为基础结合当代国际经济分工新变化推导出“世界工厂”第四次转移的必然性。通过实证方法论证了国际产业资本对中国“世界工厂”和“长三角”制造业基地形成的作用和贡献，最后根据研究的结论为中国“世界工厂”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区域发展战略、产业发展战略、外贸发展战略和利用外资战略。

四、本研究的可能创新之处和有待进一步研究问题

本书对“世界工厂”形成及转移的一般规律和机理的总结归纳是在对世界经济史上前几次“世界工厂”形成和转移历史回顾及分析基础上得出的，对“世界工厂”内涵赋予不同的时代特征，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客观性，克服了目前国内外研究中对“世界工厂”内涵界定和“世界工厂”形成、转移动因分析中存在的主观性和割裂历史就事论事的做法。同时通过对“世界工厂”形成原因和产生结果的分析，分辨出何为“世界工厂”的形成原因，何为“世界工厂”的结果，纠正目前一些研究中将“世界工厂”形成原因和产生结果混为一谈的做法。另外本书是利用经济学方法以科学态度从事学术研究，特别是国际产业资本对中国“世界工厂”形成各要素贡献的研究，是建立在规范的数学模型和大量的权威统计资料基础之上，不受意识形态的影响，也不为批驳或支持某一观点服务，所以结论是客观科学的。

“世界工厂”的研究可以从多个视角和层次进行，从不同的侧面和层次研究可能会得到不同的结论，而本书的研究是从历史回顾入手，总结规律后应用到中国“世界工厂”问题研究之中。但在国际经济分工、国际金融中心、国际博览中心、国际物流中

心、国际服务中心与“世界工厂”间关系等方面以及中国“世界工厂”对世界经济影响的实证研究方面仍有许多工作可以做。

五、基本概念范畴的界定

为了使研究中所使用的概念规范统一，并具有历史延续性，首先对以下几个概念进行界定：

1. “世界工厂”与“世界制造中心”。“世界工厂”与“世界制造中心”在经济史上分别被赋予当时的英国、德国、美国以及当代的日本，在研究中经常被混用。实际上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尚没有对“世界工厂”或“世界制造中心”权威和清晰明确的定义，更没有衡量“世界工厂”与“世界制造中心”的指标体系。但从历史资料研究可以发现，“世界工厂”的最狭义的概念最初是指 1820 年到 1880 年的英国。按 Pat.Hudson（2001）的描述：“在 19 世纪的几个年代中，英国制造品一度控制了世界贸易，许多大宗制造品在英国能更为有效地生产出来，比其他任何国家具有更强的竞争力。英国同时具有工业、商业、金融及政治上的优势来排挤世界上所有的竞争对手，在世界上形成巨大的产品市场，交易着前所未有的多种多样的产品，而在最初没有其他国家能与英国竞争，因此英国成为‘世界工厂’”。后来英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被德国和美国所取代，以至 20 世纪 60 年代后日本成为世界经济大国时，人们并没有称德国、美国和日本为“世界工厂”，而称之为“世界经济增长重心”或“世界制造中心”。由于世界经济史上第一次“世界工厂”的称谓时代背景是英国第一次产业革命后的制造业能力的大幅提升和其工业制造品控制市场主要贸易，而当时产业分工是以工厂内机器生产和分工协作为主，所以“世界工厂”称谓是特殊国家的特殊现象。但随着第二次、第三次产业革命后产业分工形式的变化，“世界工厂”名称已不

再适宜，所以后来多以“世界制造中心”来形容当时的德国、美国和日本，由此看来无论是“世界工厂”还是“世界制造中心”都是历史范畴，具有强烈的时代特征。为了使研究中的概念体现时代特征和国际产业分工的特点，本书在第一章中同时使用“世界工厂”和“世界制造中心”两个概念，但从第二章开始则统一使用“世界制造中心”概念。

2. 第一、二、三次产业革命。产业革命也称为工业革命，指资本主义的机器大工业代替以手工技术为基础的工场手工业的过程。研究文献都认为，迄今为止人类社会经历了三次产业革命。

第一次产业革命（1760~1840年），是指最早发源于18世纪60年代的英国，到19世纪30年代末完成，以蒸汽机的发明和普遍采用为标志，以纺织业、冶炼业为支柱产业的一次工业革命，也被称为“蒸汽时代”。几十年后法国、美国和德国也相继完成第一次产业革命，最晚的日本从1868年明治维新开始，到19世纪90年代末也完成。

第二次产业革命（1840~1950年），是指以美国为主导国，以发电机、电动机和内燃机的发明、使用和以石油作为燃料和工业原料为标志，以汽车、家电、化工医药等为支柱产业的工业革命，也称为“电气时代”。

第三次产业革命（1940至今），是指以原子能、电子、高分子合成、自动化和空间技术研究的不断突破和广泛应用为标志，以电子信息产业和数字化产业为支柱产业的工业革命，也称为“电子时代”。第三次产业革命起初产生于美国，后来日本在电子产业和技术上具有优势，但20世纪90年代后美国仍成为第三次产业革命的主导国。

3. 对外直接投资（FDI）。FDI也称国际直接投资或外商直接

投资，是指投资者投资于国外的工商企业，直接参与或控制企业的经营管理而获取利润的一种投资方式。但由于中国所利用的 FDI 中有相当大部分来自于香港、台湾和澳门等中国的特别行政区和省份，为了叙述的方便，本书中也将来自这些地区的直接投资统称为 FDI，并没有政治上国家的意义，仅表示地理区域上的差异。

第二章 世界制造中心的形成与变迁

按目前研究文献的归纳，在世界经济发展史和全球工业化过程中，先后出现过三代世界制造中心，^① 其中第一代形成于第一次产业革命后的英国；第二代产生于第二次产业革命后的美国和德国，但由于德国在国内生产要素和市场规模上和美国有较大的差距，所以习惯上称第二代世界制造中心产生于美国；第三代世界制造中心产生于 20 世纪 70 年代后的日本，与科技革命相关。本章主要是回顾世界经济史上前三代世界制造中心形成和变迁的历程，分析世界制造中心形成的不同政治、经济和社会背景，为第三章对世界制造中心形成和变迁机理的研究做准备。

第一节 第一次产业革命与英国的第一代世界制造中心

在世界进入资本主义时代以后，英国是率先进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完成工业革命的国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其经济发展处于领先地位，到 19 世纪 80 年代达到鼎盛时期，成为第一代

张为付、张二震：“世界产业资本转移与‘长三角’制造业的发展”，载《上海经济研究》2003 年第 8 期。

世界制造中心。两次世界大战使英国的殖民体系瓦解，外部的资源和市场优势丧失，加之英国对传统产业固守及缺乏技术创新，使英国经济在标志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新兴产业发展上全面落后，从而失去曾经拥有的世界制造中心地位。

一、第一次产业革命初期的英国手工工业

从英国经济发展史来看，毛纺业是英国的传统产业，是英国旧式工业中最具特色和最完全的典型。但在法国的诺曼人征服英国之前，英国仅以羊毛卖给国外，用以交换法国的酒类或供给法兰德斯的毛纺工，按国际贸易理论，此时英国是一种以资源禀赋为基础的初级产品交易。从 16~17 世纪，通过“圈地”运动使农民土地大量集中，不仅为英国养羊业及下游的毛纺业发展提供了条件，而且对英国的手工业发展也具有巨大的促进作用。一方面是“圈地”运动使大批农民失去土地，为手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劳动力要素。另一方面是牧场的扩大，羊毛产量的增加为毛纺业生产提供了大量的原料和商品粮市场。随着英国政府鼓励法兰德斯和尼德兰熟练呢绒纺织工迁入优惠政策的实行，大批毛纺业熟练工人从欧洲其他国家向英国流动，为英国带去了新的纺织工艺技术和货币资本。据记载，从伊丽莎白时代到 1573 年，有 6 万多名熟练的尼德兰纺织工到英国定居。同时由于当时的英国政府实行严格的重商主义贸易政策，严格禁止羊毛等初级原料的出口和呢绒及制品的进口，为毛纺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致使当时英国的毛纺工业所使用的原料完全来自国内。到 18 世纪末，英国毛纺业所拥有的威望以及它对其他工业所行使的那种领导权，已被当时通用的成语所证实：“the staple trade, the great staple trade of the Kingdom.”它的意思是“主要的工业，王国中主